

坚忍之心

跨越酷暑严寒



■ 大风雪中，黎扬依然站在曼哈顿的街头举着真相展板

（明慧记者舒静美国采访报道）黎扬·李蒙（Leon Lemmon）曾是美国石油巨头公司的总会计师助理，就在要为事业画上圆满句号之时，他却放弃了丰厚薪资选择提前退休；他曾经住着大房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却要选择住在地下室，省吃俭用，冒着严寒酷暑站在街头派发传单、资料。

欢迎突破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阿城

特刊

2013年11

阿城百姓冤情知多少



目 录

前言	3
您知道吗?	4
种子公同黄富军被害死六年 至今遗体难盖棺	5
到底是谁害死了玉泉青年鞠亚军?	6
涤纶女工曹玉娥遭多种酷刑迫害致死	8
交界女警察白秀华遭酷刑折磨致死	9
阿城远近闻名的好人温景田母子被迫害致死	11
舍利农民隋景江被劳教所药物迫害致死	13
舍利农民桑迎阳的大喜与大悲	15
交界常淑华遭酷刑迫害致死	16
有口皆碑的好干部卞福生被迫害致死	18
巨源农民张庆文夫妇遭受迫害离世	20
新华老校长谭德义一家的悲欢离合	22
两次遭绑架 八十一岁老校长含冤离世	25
小岭教师高淑霞遭迫害 英年早逝	26
杨树俩妇女同时遭绑架 双双被迫害致残	27
结语	29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3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的方法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freeget.one@gmail.com 发送一封邮件，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能空白），大约十分钟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打开网页后，请点击下方绿色 **Download**按钮下载翻墙软件，双击下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封锁，安全、自由地浏览更多的真实资讯。

右图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的“藏字石”已经向人们昭示着天意：巨石断裂天然形成清晰可见的“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央视等多家媒体都曾对“藏字石”做过报道，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亡”字）。



可悲的是，我们中国大陆人从小就被要求入队入团，举右手发毒誓为其党“奉献终身”，那么在天灭中共之时，不解除毒誓就是中共的一员，就可能为其陪葬。有人可能说“我心中退了”，或“不交党费了，已经自动退党、团、队了”，但这都不算数，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才能“解除毒誓”。“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这是来自上天的警示。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最大的天意就是善恶必有报。愿明智的您读懂天意，珍惜上天的慈悲，抓住生命得救的机缘。◇

声明退党团队（三退）方法 可用真名、小名、化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翻墙软件登录<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001-702-248-0599
-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 * 提示：打通退党热线后可能会听到录音：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话。这时，请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学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不能代表法律。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匆忙补充了这一决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此《决定》与中国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此外，该《决定》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法无明文不定罪”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

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已是2000年，明确阐明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下发了这个通知，也没有把法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认定在其中。◇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大陆律师：
（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前言

阿城，这个坐落在松花江南岸、阿什河畔的古老小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曾是大金帝国的开国都城——金上京城，虽历经九百年的沧桑，至今仍留存很多金代历史文化的珍贵遗迹。

一九九五年法轮大法传入阿城，有近四千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当时在阿城公园、农业大厦、金京大厦、继电器厂文化宫、龙涤公园、糖厂院内等都设有炼功点。每天清晨都可见到法轮功修炼者集体炼功的身影，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百姓。他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正不好的思想与行为，摆脱了旧病沉疴的折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自九九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十四年来，阿城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七百人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其中有七十七人次被非法判刑，近二百人次被非法劳教，有五十一人被迫害致死、伤残或离世，近四十人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下岗，有的降级或停发工资，有的待业做临时工，还有的调离原工作岗位干重活粗活。有近百人被关押洗脑班强行洗脑，有二百八十五人被非法勒索钱财，数额高达一百一十万元。有近四百名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恐吓、没收身份证、强迫放弃信仰、强迫按手印、被强迫照相、强迫剪头发、强迫剪指甲等等迫害。时至今日，悲剧仍在上演。

为了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从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我们将阿城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讲述出来。尽管有的迫害案例发生在多年之前，但是中共恶人的罪恶，绝不会被岁月掩埋。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 教人向善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

●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前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

“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迫害法轮功的国家。



英文版《转法轮》

结 语

以上向您讲述的只是阿城部份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恶人迫害的真实故事。由于中共邪党的信息封锁和疯狂报复，这里所报道的只是这场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

邪恶的迫害已持续了十四年，十四年的时间承载不了一个正法修炼者的悲壮；十四年的时间也同样承载不了迫害善良的罪恶。

肉体上的虐杀，精神上的折磨，监牢和酷刑，破碎的家庭，无助的孤儿，孤苦的老人，逝去的英灵，斑斑血泪，罄竹难书！令人神为之愤慨，令天地为之震怒！面对惨无人道的迫害，谁也难以想象法轮功学员以血肉之躯走过了这灭顶巨难，这段即将过去的悲壮历史和将要展现的辉煌将永远被人类传颂、讴歌。

今天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称赞。获得各国政府褒奖 支持议案和信函三千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畅销世界。

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共在造谣迫害法轮功，在挑战人类的道德良知底线，在破坏拯救众生的佛法，在摧毁着人类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这恶贯满苍宇的大罪，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天惩。或许有一天，当那场人类担心的惊心动魄的巨变来临时，您会庆幸听过大法弟子讲的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党从而免除了淘汰的祸殃。



善良的石桂花被当时绑架的场面吓坏了，到了监狱，在狱警胁迫下，违心地让干啥就干啥。桂花以为这样做就能放她回家，和亲人团聚，结果非但没放她，还被劫持到哈市万家劳教所迫害。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石桂花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十分惦记身体不好的丈夫和三个孩子，整日以泪洗面。她还要经常被非法提审、威逼恐吓，经常被逼迫说些污蔑大法的话，这一系列的折磨导致石桂花精神接近崩溃。不久又传来了她丈夫去世的消息。石桂花彻底崩溃了，她实在承受不了这痛失亲人的打击，她欲哭无泪，吃不下饭，彻底失眠了。然而迫害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阴险和卑鄙。

一天，监区大队长跟石桂花说，给你打一针保你能睡着觉，于是就给她打了一支不知名的药针。这一针打下去可惨了，从此石桂花浑身疼痛难忍，尤其腿疼的厉害。又打了一针后，脑中经常出现幻觉，总象有人跟她说话似的，让她干这干那的。一睡觉就感觉旁边有人似的。说话也语无伦次，看见红色、黑色就怕得发抖，整个人全变了。劳教所一看这个人废了，就提前把石桂花解教放回家。

据内部消息透露，劳教所为了拿人做试验，偷偷把药掺到饭里给法轮功学员吃。有的人很机警，发现饭里有异味就不吃了，而有的人不相信中共会这么阴毒，结果当发现上当时，为时已晚。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话说的好：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没有共产党干不出来的事。中共掌权后发动一次次运动，迫害死八千万同胞，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现在中共不是改好了，而是杀人手段更隐讳更下流了。

徐丽华、石桂花之所以被迫害的这么惨重，就是因为她们没有看透中共的邪恶本质，以为只要“听话”就能放过她们，放弃了法轮功，让吃药就吃，让打针就打针。结果非但没放回家，反而被迫害得一个双目失明，一个精神失常。可见：谁在哪个问题上相信了中共，谁就会在哪个问题上吃亏！这是一定的。



种子公司黄富军被害死六年 至今遗体难盖棺



黄富军，男，一九六三年出生在阿城区松峰山镇中山林场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山区长大的他，淳朴善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

黄富军长大后应征入伍，在部队一干就是十年。由于他肯付出，不讲索取，很快从士兵晋升为正排副连级。曾参加过一九八七年大兴安岭灭火救灾，立下战功。复员后被分配到阿城区种子公司工作。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他本人及家庭都在大法中受益。

二零零一年初黄富军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到阿城看守所，遭管教张景义等恶徒毒打，寒冬腊月往他身上浇二十多盆凉水。后又送到洗脑班折磨迫害半年后放回。二零零二年正月，黄富军依法进京上访，向上级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黄富军到自己的家乡——阿城区松峰山镇发真相资料时，被松峰山派出所所长王影带领几名警察非法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期间黄富军的脚摔成骨折，伤势很重。派出所不给救治，却把黄富军绑架到阿城看守所。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他绝食反迫害，遭到警察的毒打和野蛮灌食，出现呼吸困难、深度昏迷后送进阿城中医院。

阿城“六一零”一直不让家属与他见面，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家属在阿城中医院见到他时，他已经不省人事。可是灌食用的管子还在鼻孔里插着，也不知道插多长时间了，两个鼻孔里满是干巴巴的血迹，身上多处有伤，后背、臀部已溃烂，手脚严重浮肿，手铐脚镣的铐痕很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即使这样，恶警还毫无人性的用手铐脚镣把他铐在病床上，直到家属去接人时才拔掉管子。整个呼吸道感染化脓了，管子拔出时连脓带血，惨不忍睹！阿城“六一零”恶徒看黄富军快不行了，为了推卸责任，才同意家属接人。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四日家属把骨瘦如柴的黄富军接回家时，他已奄奄一息，只瞪着眼睛倒气，六日晚上八点多钟，张着嘴，瞪着双眼走了，死不瞑目啊！

死亡当天，阿城“六一零”头目王晓光带一帮人闯进黄家，逼迫黄富军的家属把尸体送殡仪馆，并许诺给黄富军的妻子安排工作，给他的岳母和孩子办低保。可是六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条兑现，却一次次逼迫家属尽快火化遗体。六年来，黄富军的妻子为了给丈夫讨还公道，她逐级上告，却遭到各级部门的推诿、威逼、恐吓。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黄富军的老母亲带着女儿千里迢迢从广西来到了阿城，只想看一眼死去的儿子。黄富军的妻子领着婆婆来到阿城区“六一零”，吴达说：只要阿城殡仪馆的馆长让你们看就行。于是他们婆媳三人又来到殡仪馆，找到馆长说明来意，馆长说要想看黄富军，必须有阿城“六一零”的批条，没有他们的批条我们不敢让看。黄富军的妻子领着婆婆和小姑子又来找吴达，吴达说我得向上级反映，于是趁机溜走。

黄富军的老母亲坐了好几天的火车，从广西来到黑龙江，连儿子的尸体都没看到，老人家悲痛万分，伤心至极！

到底是谁害死了玉泉青年鞠亚军？



鞠亚军，男，一九六八年出生，阿城区玉泉镇普通农民。他为人忠厚、老实，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好人。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一日他依法进京上访，被绑架到阿城看守所迫害了两个多月。回家不久，当地警察以开会为由把鞠亚军骗至玉泉镇派出所，一顿拳打脚踢后，又被绑架到看守所，不久被阿城“六一零”非法劳教一年。被投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

长林子劳教所的罪恶

在长林子劳教所，鞠亚军绝食反迫害，每天由四个在押犯拽着他

干体力活，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在厂长马云龙、厂邪党书记贺宪、校长刘万安、学校书记李贺的胁迫下，她被迫到异地打工，后来猝死他乡，年仅四十一岁。

苍天有眼，神目如电，善恶有报，分毫不差。高淑霞离世后，厂长马云龙死于癌症，学校邪党书记李贺之女精神失常，整天自言自语说个不停，有时穿着睡衣就往外跑，后来就离开了教师队伍。

杨树俩妇女同时遭绑架 双双被迫害致残

徐丽华被迫害双目失明

徐丽华，阿城区杨树乡三中退休教师。她在岗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曾荣获阿城区优秀教师和阿城区记大功等荣誉称号。但正因为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劳，积劳成疾。身患神经衰弱、心脏病、胃病、腰腿痛、尿道炎、痔疮、皮肤病等多种疾病，跑遍了阿城的大小医院，到处求医问药，都没有得到好转。特别是便秘二十年，失眠十年，更使她痛不欲生。一九九八年她有幸学习了法轮功，修炼不久，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在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的情况下神奇般多全好了，她从此变得无病一身轻。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六日，阿城区杨树乡派出所所长、警察付文军及阿城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开着两辆车，闯到徐丽华的家，进屋不由分说就把徐丽华绑架到阿城拘留所。

徐丽华被非法关押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眼睛视物模糊，几天后“牢头”让徐丽华吃药，说是治眼睛的。结果吃了一个星期后反而眼疾加重了。这时狱方还不放人，又改成打点滴，可是打针时徐丽华感觉特别疼，就问打的是什么药，“牢头”不说，就这样又打了半个月后，结果徐立华的眼睛彻底失明了。徐丽华被绑架前看书写字做家务一切正常，可是关进阿城看守所一个月就双目失明了。

石桂花被迫害精神失常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六日，石桂花和徐立华一同遭非法绑架。淳朴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早，在宾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殷凤鸣及奋斗派出所所长许江的指使下，多名警察非法闯入老校长家搜查，声称阿城公安局打来电话，叫他们监控老校长一家。当他们看到屋里有几张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 A4 纸时，便以此为借口，将老校长和他的儿子年景生绑架到宾县第二看守所。不久，年景生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宾县第二看守所条件极为恶劣，监室阴冷。在押人员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窝窝头，睡的是硬板铺。被、褥又薄又脏，里边的破棉絮都打滚了。老校长被非法关押五十六天，迫害的几乎瘫痪了，才被家人接回。

此后，当地警察多次到老校长家骚扰、恐吓，非法搜查。因一年两次遭绑架，年已七十六岁的老校长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十六天，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再加上警察的长期骚扰，老校长于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含冤离世。十个月后，失去经济来源的老校长的老伴在饱受痛苦煎熬中抑郁离世。

小岭教师高淑霞遭迫害英年早逝



高淑霞，女，大学学历。原阿城小岭水泥厂子弟学校教师。

二零零一年底，高淑霞因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关进阿城看守所，她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二零零二年初高淑霞被非法判劳教两年，被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她曾被毒打、坐铁椅子，大冬天往身上浇冷水、电棍电。酷刑迫害致使高淑霞腿上有一处肌肉组织坏死。为反迫害她曾被迫从监室二楼跳下。

由于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体重原本一百多斤的她，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只有几十斤了。血压高达两百多，而且居高不下。回家后单位领导强迫她到车间干活，要想回到教师岗位，就必须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让一个体重只有几十斤，血压高达两百多的弱女子，去

遭野蛮灌食两次。直到嗓子里已经扎烂了，连四个在押犯人都都不忍心下手灌了，劳教所的警察就给鞠亚军打了毒针。之后他脖子发软，抬不起头来，大口大口的喘气。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二点多，鞠亚军又被拖到劳教所的医务室，约晚九点多钟才被送回，但已不省人事。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长林子劳教所把奄奄一息的鞠亚军拉到他的家乡——玉泉镇。逼鞠亚军的家人快签字，并叫嚣不签字把人还拉走。家人见鞠亚军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不能说话，手耷拉着，裤子被尿水沁透了，心一软就签了字。

是医生还是杀手？

家人连夜把鞠亚军送到阿城区人民医院，在住院处接诊的是一个约五十多岁的男大夫，此人长脸、白头发、背有些弯。家属从药局取回药，由值班护士给打点滴。过一会儿那个男大夫来了，手里拿一支很粗的装满了黄褐色药水的针管，进屋不检查也不问诊，就往鞠亚军的手腕静脉注射。男大夫眼神贼溜溜的不敢看家属，这一反常态引起了妻子的警觉，就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药啊？男大夫支吾说 XX 针。可是打完此针鞠亚军就大口大口的喘气。跟在哈市长林子劳教所打毒针后反应是一样的。结果鞠亚军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后来在家属强烈要求下，阿城区医院同意转到哈市医大二院救治。那个男大夫临出门时又给鞠亚军打了一针（黄褐色药水），在救护车上又打了一针。阿城医院出了救护车，还派了一名护士跟随，但还是男大夫亲自注射。短短几小时 共注射了四次不明药物。大约晚十点多钟才到哈医大二院。出人意料的是，全省最大的医院居然二个小时没有值班大夫接诊。就这样，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早四点多钟，在没有出示死亡证明的情况下，就说鞠亚军死了。紧接着来个收尸的人，强行把体温尚存、肢体还柔软的鞠亚军推进了太平间冷冻室。

鞠亚军的妻子苦苦哀求那个收尸的人，我丈夫因炼法轮功被迫害成这样，他还没死，求求你，把他还给我吧。就这样几经周折把鞠亚

军的尸体运到了阿城区舍利乡太平沟一个同修家。

尸体也不放过

次日一大早，几乎阿城所有中共相关部门的人都来了。太平沟的屯长、村长、村支书、舍利乡派出所正、副所长、舍利乡政府、鞠亚军的家乡玉泉镇政府、阿城公安局、国保大队、阿城区政府、阿城区政法委书记王凤春、阿城“六一零”的吴达、林鹏、徐启会、毕淑芬以及上下各个部门大小官员约五、六十人，把这个农家小院团团围住。舍利乡派出所出面要把鞠亚军的尸体抢走，遭到鞠亚军妻子的阻拦，警察要挟说：不让拉走，定你个移尸罪，把你抓起来。就这样从早上八点一直僵持到下午二点多钟，最后鞠亚军的尸体还是被他们抢走了。当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几乎把大道都堵了。在场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人间悲剧。就在鞠亚军的尸体被抢走的瞬间，老天顿时下起了鹅毛大雪和绵绵的凄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看哪，老天都哭了！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给迫害死了，连尸首还不放过，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共产党太没有人性了！就这样邪党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开着车，在人们的咒骂声中消失了。

一年后，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几经周折，终于在阿城区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鞠亚军，发现鞠亚军的尸体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好地方。前胸淤血最多，后脑部有一寸见方的洞，脑骨掉了一块。妻子还没等细看就被阿城“六一零”人员推了出来。两天后，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鞠亚军的尸体就强行火化了。据目击者说，大批警察开着警车、摩托车开道，路的两边全是武警，押送着鞠亚军的尸体开往火葬场，那阵式相当恐怖。没做亏心事，为啥如此兴师动众？！

涤纶女工曹玉娥遭多种酷刑迫害致死

曹玉娥，女，阿城涤纶厂职工。得法前曾患肝炎、耳鸣、咽炎、急性结膜炎、风湿症、低血压等多种疾病，几乎不能正常生活工作。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种疾病不治自愈。

零一二年七月，谭玉蕊因向村民讲法轮功真相，被冤判十年徒刑，至今仍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

法轮功学员谭桂英是谭德义的妹妹。因讲真相被诬判六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男狱警殴打致眼底充血。恶警用手铐把她吊在床头上，把洗衣板绑在她的小腿处不许动，用裤头堵嘴，然后又用胶带封住，两天两夜不许她睡觉，直至她的胳膊被抻坏，生活不能自理。

两次遭绑架 八十一岁老校长含冤离世



年少堂，男，一九二五年出生。原黑龙江省宾县英杰乡太康小学校长。一九五零年从宾县调到乡下工作，曾参与创建多所学校，并担任校长职务，一九七九年退休。他为人善良、厚道，工作兢兢业业，是公认的好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邪党发动的反右斗争中，老校长曾遭过批斗。一九八七年，老校长举家迁至阿城市居住。

一九九五年老校长喜得大法，在“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身心受益匪浅。曾患多年的前列腺炎不治自愈，身体比以前更硬朗了。虽然已年过七十，但每天都推着装有几百斤酱油的手推车走街串巷，一边做生意，一边讲着法轮大法的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的迫害发生了。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老校长与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毅然到省政府上访，遭到公安机关的非法扣留。

二零零零年三月，老校长与另两名法轮功学员到阿城市政府上访，被阿城市“六一零”及民主派出所绑架，关进阿城市第二看守所，继而又转入阿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时间长达一个月。在老校长被非法关押期间，民主派出所警察闫先杰等到老校长家，欲勒索五千元钱，在家属的坚决抵制下，最后只勒索四千八百元“欠条”，才悻悻离去。老校长获释回家后，小儿子又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一个半月。为了躲避警察的不断骚扰和迫害，便举家从阿城迁回宾县宾州镇。

家骚扰、恐吓。谭德义终不敌那一次次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于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凄然离世。

惊天炸雷 倾盆大雨 为他送行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是谭德义出殡的一天，停放遗体的灵棚设在自家院内。就在起灵的那一刻，突然响起一声炸雷，那雷声大的无法形容，随后大雨倾盆直下，与此同时灵棚的一角起火了，但很快被扑灭。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火葬场人们向老谭遗体告别时，随着一声惊天的炸雷火葬场一片漆黑，停电了，经过抢修恢复了电力，继续进行告别仪式。随后又是一声炸雷，火葬场内外顿时又是一片漆黑，就这样反复停电四次。不知是老谭不愿看到亲朋好友的悲伤，还是对家乡故土的眷恋，致使告别仪式几起几落。就在人们到外边等候骨灰时，老谭的大女儿看见炼人炉的大烟囱上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旋转——那瓢泼的大雨越下越大，瞬间水有一尺深，汽车都无法行走。据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建场以来从没见过这种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看来他的冤情很深哪！是的，老谭死的冤，确实冤！病魔（癌症）没有带走他，却被家乡的中共不法官员们和劳教所恶警勾结，合谋害死了他！在农村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那些被冤死的人，出殡时往往都有雷声相伴。那滚滚的雷声仿佛在敲醒着世人，告诉人们死者的冤屈。

谭德义，修炼法轮功癌症都好了，他坚持修炼法轮功不该吗？一次又一次地绑架，一次次地毒打，电棍，竹签扎，还用牙刷把儿刮他的肋骨……那滚滚的炸雷正是为他鸣冤的天鼓。

法轮功学员谭玉蕊，是谭德义的大女儿。十年前一场车祸小蕊摔成植物人，在哈医大一院救治不到一周，钱花了好几万，仍然不省人事。后来院方提出要做开颅和气管手术，预交押金四、五万元，手术能否成功也不能保证。后来把小蕊接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每天反复的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那洪大慈悲的声音穿越时空，打入小蕊生命的深处。第二天小蕊就苏醒过来了，但不能说话，十多天后恢复正常。亲朋好友、邻里乡亲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二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九，城北派出所警察闯入曹玉娥家，问炼不炼？炼就抓。结果曹玉娥被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警察用扫帚把、尼龙管子、皮带抽打她，从头顶往身上浇凉水，还戴脚镣子，用吊环把她吊在监窗上三宿五天，被迫害了三十六天后，家属被警察敲诈五千元钱，曹玉娥才被放回。

回家不久，曹玉娥又被绑架到阿城看守所。她绝食反迫害，遭孙姓所长、狱医、区医院大夫野蛮灌食，灌的是米汤掺酒精等混合物，迫害四十多天又遭敲诈三千元才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九日，曹玉娥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到阿城看守所，城北派出所所长王伟民趁机向家属敲诈二千元钱。曹玉娥被非法劳教两年，送进哈市万家劳教所迫害。

劳教所把不放弃信仰的女法轮功学员弄到小号里上大挂，用大电棍电。还不放弃信仰，恶警就把七、八个人分成一组，分到男监去，戴手铐吊在床栏上，用绳子绑在床柱上，或蹲在水泥地上，晚间在男狱警的值班室水泥地上睡，手段卑鄙至极。八队的队长刘辉还扬言：晚间也给她们推到男间去，他们（指男犯）可是什么事都能干的出来。曹玉娥被分到男警五大队，参与迫害的队长有陈石、王邓等多人。

曹玉娥从劳教所回来后，身体一直很虚弱，经常出现强烈的腹痛，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含冤离世。

交界女警察白秀华遭酷刑折磨致死



白秀华，女，原阿城交界派出所户籍警察。因修炼法轮功被开除公职，先后三次遭非法绑架。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白秀华再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后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七处和哈市万家劳教所医院。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于二零零二年八月被迫害致死，年仅四十岁。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白秀华被当地派出所先后绑架到阿城第二看

守所和亚沟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长达七个多月。在洗脑班，被两名“工作人员”拽起胳膊和腿扔在地下，致使椎骨摔坏。回家后，她所在的单位——哈尔滨建成分厂派出所逼迫她“下岗”，一个月只给一百元生活费，并要求每天到厂里报到。她曾多次向共事十几年的派出所所长王景和讲法轮功真相，王景和不但不听，反而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后又逼迫她买断工龄，从此她失去了工作。

带着手铐脚镣坐老虎凳

一次，派出所警察上家抓她时，白秀华十几岁的女儿上前阻止，这些没有人性的“警察叔叔”们，连孩子也不放过，恶警刘家俊狠狠地冲孩子的小腹处猛踹一脚，把孩子踹倒在地，好久没有起来。随后把昔日的同事——白秀华绑架到阿城看守所。十冬腊月在大门口带着手铐脚镣坐老虎凳，情景惨不忍睹！恶警们穿着棉大衣还冻的直哆嗦，白秀华只穿着单衣，这样迫害了很多天。她绝食反迫害遭恶警和狱医野蛮灌食。



第一看守所王姓女管教指使犯人白天把白秀华吊在窗户栏上，晚上双手反背拷在墙上，拷的地方很低，站不了，蹲不下，又不能动，又迫害了很多天。她的手肿的象馒头，还逼她带着手铐做奴工。再后来恶警把白秀华绑在“死人床”上，把她的手脚都铐在上面。她绝食十四天身体极度虚弱才被放回。回家后身体还没有恢复，她的单位及当地派出所合谋企图再次绑架她，白秀华被迫流离失所。

被酷刑折磨致死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白秀华被绑架到哈市公安七处。在这个邪恶黑窝，白秀华遭到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她的手、脚被手铐和脚镣勒的伤疤清晰可见。她已经绝食一个多月了，恶警指使男刑事犯对她进行野蛮灌食摧残。她的食道、气管被插坏并化脓，又改道从鼻孔

好了，这个铁打的事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勇气。二零零一年大年初一，新华镇政府把老谭叫去，主管“六一零”的宋文全问老谭，你看“天安门自焚”了吗？老谭说：那都是假的；宋文全说：上边有令不许炼，你再炼就抓你。老谭平静中带着刚毅的说：抓，也得炼！二零零一年正月十五之前，老谭被抓进了阿城看守所。后被转到阿城“六一零”设在黑龙江纺织学校的洗脑班迫害，之后又被转到阿城第一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几个月后再次转到洗脑班迫害。正月抓进去十月份才把骨瘦如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老谭放回了家。在老谭被非法关押期间，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时把大法书及炼功带都抢走了。

二零零二年四月，老谭去镇政府要大法书，结果书没要回来，他却被绑架到阿城看守所。半年后，妻子在再见到老谭时，他已被剃光了头，人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扶着墙缓缓的走出来，才跟老伴见了一面。就这样老谭要书不成，反被非法劳教三年。

迫害致死

长林子劳教所的恶警为逼迫老谭放弃信仰，指使在押犯人用各种酷刑折磨老谭，用竹签扎他的手指缝，扎的直冒黑血，疼昏过去就用凉水浇醒，再扎、再昏过去、再浇醒；随后再用四根电棍电他全身，随着电棍的噼啪声皮肤都焦黑了。恶警还唆使恶徒用牙刷背儿不停的狠命刮老谭的肋骨。还要



强迫他做奴工，完不成任务就不让睡觉或者上大挂（一种酷刑）。长林子劳教所还有一种酷刑叫“推、掰、撅”，据说是五大队队长赵爽发明的，很多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遭此酷刑。老谭被恶警、恶犯用此酷刑迫害的脚跟朝前，脚尖朝后，劳教所一看老谭快不行了，提前半年把他放回。家属见到老谭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喘气都费劲，小腿处烂一个坑，流淌着脓血，两边的大牙全被打掉了。即使这样，老谭回家后，家乡的大小不法官员们仍不放过他，还不断的到

到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二个多月。

自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阿城“六一零”勾结当地派出所不断的到张家骚扰、绑架、抄家，搅的家无宁日，被逼无奈，只好远走他乡。为了生存把所有家当全都变卖了，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七—八十万元。

十几年来孙淑芬老人不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还要经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特别是儿子被非法判刑六年，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回家不久含冤离世，对老太太的打击很大。孙淑芬老人在长期极度的痛苦与煎熬中离世，享年七十一岁。

新华老校长谭德义一家的悲欢离合



谭德义生前是新华镇林业站职工，曾在新华镇中心小学任校长。九十年代末老谭发现肚子上有一条子硬包，吃不进东西，脸色特别难看。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回家能吃啥就吃点啥吧，老谭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当时家中的四个孩子都在读书，没有钱医治，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治好，不治了，等死吧。一天老谭买些烧纸到他父母坟头上，一边烧纸一边哭，就这样哭了一天，棉袄也被烧着了一块。回家后写好遗书，把后事安排好了就等死神的降临。

九九年年初，一位老朋友说：老谭看你脸色这么难看，必是得病了吧？！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要不你试试？老谭十分清楚他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就开始炼起了法轮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炼功，并坚持学法。不知不觉的老谭发现肚子上那条硬包没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能吃。体重由一百一十斤增加到一百五十二斤，脸色也由原来的暗黑色变成红扑扑的。单位同事都说，看以前你的脸色好象快完了，现在怎么好得这么快呢？老谭说：我炼法轮功炼好的。

索要自己的东西反被判三年劳教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所有对法轮功造谣诬陷之词都没有动摇老谭坚修大法的决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绝症都炼

插管灌。强行灌食时，从鼻孔灌入的东西从口中吐出，已经灌不进去了，恶警一看白秀华还吐出来了，就气急败坏的用尽全身力气猛打白秀华的嘴巴子，连打带骂，就这样反复折磨她。白秀华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被逼无奈她从楼上跳下想走脱，结果把脊骨摔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哈市公安七处的警察非但不放人，还把白秀华弄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万家劳教所见状拒收。

哈市公安七处的警察就让阿城警察把白秀华接回。阿城警察接回的半路上就变卦了，又把她弄到万家劳教所医院。据目击者说：送进万家劳教所医院不是为了救治，而是加重迫害。恶警把白秀华手脚捆住，强行灌食、强制打针。打的什么药也不知道，只见打针时不停的往上返痰。痰顺嘴边流到脖后、枕头上、床上，惨不忍睹，两周后白秀华在哈市万家劳教所医院凄惨的死去。

阿城远近闻名的好人温景田母子被迫害致死



温景田，女，阿城农机厂退休职工。修大法前身患痔疮、胃病、半身不好使，走路费劲。修大法后不到十天全身疾病不治自愈，走路生风，干活不累，又能照顾病中的老伴。

二零零零年她和女儿进京上访一同被抓进阿城看守所。在阿城看守所老人亲眼目睹了女儿被一群恶警毒打致便血。当时老人家吓得全身抽搐，三天没吃没喝后被放回。回家后当地派出所和农机厂不法官员又多次上门骚扰，不断施加压力。善良的老人不想牵连家人，被迫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精神高度紧张。加之狱中那凄惨而又恐怖的场面总是挥之不去，更牵挂狱中的儿子和女儿，老人病倒了。最后一口一口不停的吐绿水，不久老人就离开人世。临终前这位善良的母亲迟迟不咽气，人们都知道这是在等人啊。是啊，她怎么能舍得走呢？此时她那双儿女洪斌、洪梅也因为炼法轮功，正在大牢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近在咫尺，终没能见面。老

人咽气之时，正是她的儿子李洪斌被送到哈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之日。不久李洪斌也被迫害致死。

李洪斌被迫害致死



李洪斌，男，一九五九年出生，家住阿城区民主街。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李洪斌依法去北京上访，被前门派出所的恶警打的嘴角流血、呼吸困难。后又被劫持到哈尔滨驻北京办事处。在那里他遭到阿城公安局副局长张某的辱骂、毒打，并以搜身为名抢走一百五十八元钱。李洪斌被劫持到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家属被民主派出所恶警敲诈三千元现金后，才放他回家。

一个月后，阿城民主派出所副所长张庆增带恶警和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强行撬门而入。张庆增进屋后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把李洪斌打倒在地。随后绑架到阿城“洗脑班”（就是强迫放弃信仰的黑监狱）。第二天恶警程文奎把李洪斌从洗脑班骗至民主派出所非法审问，恶警所长王恒贤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大打出手，李洪斌嘴被打出血，头发被薅的满地都是。王恒贤还叫警察抬来铁椅子把李洪斌塞进去，并叫嚣说：“有没有啥，签不签字都给我拘留，劳教。”就这样李洪斌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二年李洪斌因讲真相，再次被非法绑架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大约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末到七月初，长林子劳教所把两次被劳教的人都集中到三大队，队长叫王占启。劳教所对李洪斌等不放弃信仰、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大迫害力度。每天从早到晚强迫码坐，动一动就遭毒打，恶警和在押犯把法轮功学员按倒在地骑在身上打，没头没脑的乱踢乱踹，在这种情况下李洪斌开始绝食反迫害。恶警指使在押犯把李洪斌拖到小号上大挂。白天对李洪斌残忍灌食两次后，再拖回小号继续上大挂，不分昼夜的折磨。狱医那姓大夫心狠手毒，强迫两个在押犯摁着李洪斌，用小手指粗三米多长白色胶皮管

男人在后面追。一会儿老张的女儿来了，见哥哥张广利已被塞进汽车的后备箱里，只漏两只脚在外，就站在车前头挡着不让开车。狠心的刘姓司机照样开车，女儿两个膝盖被撞淤血了。上来四个人把老张的女儿推开。老张头的侄子又冲到车前挡着不让开，狠心的司机开车把人撞得坐在了车棚上。正在此时，老张的老伴赶来了，钻到车底下，拽着前门杠不让开，没有人性的司机又往后倒车。见此惨状，所有的亲属、邻居有四、五十人都围了上来，挡着不让抓人。这时吴达给阿城“六一零”主任王晓光打电话说：今天人是抓不走了！他们就撤了。从此张庆文一家三口被迫流离失所。白天没把人抓走，当天晚上八点多钟来了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武警，结果扑了个空。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五日，张庆文和儿子张广利去阿城区小岭镇发放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抓捕。儿子被非法判刑六年，张庆文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哈市长林子劳教所关押期间，队长赵爽逼着写三书，不写就让包夹的两人毒打他，张庆文实在受不了就十分痛苦的写了三书。还不放过他，逼他干活，早上五点多起床，一直干到很晚，有时为了赶任务要干到过半夜三点多钟，一宿只能睡二个多小时的觉。十月又被转到四大队，队长叫郝威。大约十二月份，寒冬腊月恶警逼张庆文做奴工，他干不动就让他在外面冻着，一冻就是数个多小时。由于长时间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张庆文经常胃疼，日渐消瘦。劳教所见张庆文快不行了，提前半年放他回家。

从劳教所回来后张庆文经常胃疼，到哈市一家医院检查，发现两种癌细胞已经扩散了。由于邪党一次次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张庆文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含冤离世。



孙淑芬，女，张庆文的老伴。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十巨源派出所所长陶向荣，雇佣民兵张金友（已死）、司机贾二等人闯入家中，强迫孙淑芬母子签保证书遭拒绝后，将他们母子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后劫持到阿城纺织学校的洗脑班迫害，还不放弃信仰，又投

在最后的日子里，十分想念女儿。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重复着一句话：女儿要是回来，我病就好啦……老伴只好陪他去监狱看望女儿。

久别重逢的父女俩，相对无语，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不停的流淌。探视时间那么短，女儿被狱警拽走的一刹那，老父亲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悲苦，瘫软在地上失声痛哭，很久没有起来。回家不久，卞福生老人带着遗憾，带着对亲人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巨源农民张庆文夫妇遭受迫害双双离世



张庆文，男，巨源乡农民。只因修炼法轮功，自九九年以来一家老小屡遭中共邪党上下不法人员的迫害，他本人在遭受了四次绑架、三年劳教的迫害后，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六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张庆文去省政府依法上访回来后，乡政府、大队、派出所、村长、屯长、乡治保等部门一天往张家跑九趟。一边抄家一边逼问炼不炼了。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号，老张的儿子张广利实在忍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折磨与对大法的迫害，决意进京上访，被恶警抓回当地关押。警察说是张庆文指使去的，就把老张劫持到阿城看守所关押半个月。巨源派出所指导员龚河趁机敲诈二千三百元钱。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十，巨源乡派出所把张庆文一家三口绑架到阿城看守所。老伴和儿子被关押迫害两个月后才放回。张庆文被绑架到亚沟洗脑班，关了七、八天被迫放弃信仰后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八月，各地下指标抓人，张庆文说不练了，但还是被恶警绑架到双城洗脑班，关了近一个月才放回家。

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九上午十点多钟，阿城“六一零”吴达、林鹏带队，公安局姓刘的科长等七、八个人开两辆车来抓张庆文、张广利父子俩。老张的外孙去给他妈妈送信，林鹏威胁孩子说：你要敢送信，我开车压死你。孩子穿着脚滑子在前面跑，林鹏和姓刘的科长两个大

子从鼻孔插到胃里，管子被插进一米多长。李洪斌坚决抵制惨无人道的灌食迫害，恶警就把他的双手反绑在椅子上摁着，狱医那姓大夫使劲往里插并反复抽拉管子加重痛苦。据情人说，灌进去的是深褐色带药水味儿的混合物，又酸又苦，根本没有食物，灌后浑身发热，腹泻不止。就这样李洪斌被折磨了近一个星期。



一天深夜，发现李洪斌已不省人事，人却依然在上大挂。上来几个犯人把李洪斌抬走后就再也没回来。几天后这位目击者也因绝食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医院。听那里的医务人员说前几天也有个法轮功是从长林子劳教所送来的，到医院前就死了(从时间上推算是李洪斌)。死者被送进医院后，劳教所还安排医务人员给死者插管点滴，制造抢救无效死亡的假相。就这样长林子劳教所与万家劳教所医院合谋掩盖了李洪斌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劳教所恶警自知做恶多端，怕来日清算，想造假掩盖罪恶。可苍天有眼，让这位知情的医务人员把真相告诉了这位目击者。这位目击者历尽九死一生，终于活着出来了，把李洪斌迫害致死的真相告知天下。

舍利农民隋景江被劳教所药物迫害致死



隋景江，家住阿城区舍利乡太平沟，是个耿直而又善良的农民。修炼法轮功前曾患肺癌，后期连酒瓶都拿不动。炼法轮功后癌症不治自愈，在大法中他又获得了新生。

二零零零年十月，隋景江依法进京上访，被舍利乡政府、乡派出所等人抓回直接投进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家人被舍利乡派出所警察敲诈了三千五百元后，才把他放回（至今未还）。一个月后的一天隋景江和妻子正在院里扫雪，

舍利乡派出所那庆志带着警察和派出所雇佣民兵把隋景江夫妇绑架到舍利乡派出所，随后又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腊月二十七），隋景江和妻子又被舍利乡派出所绑架关押，后又转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几个月后又被强迫送到阿城纺织学校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一年五月，隋景江被非法劳教，投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迫害。

长林子劳教所的罪恶

有一天，长林子劳教所四大队长郝威说隋景江血压高，要给他打针，隋景江说：我身体没有异常感觉，我不打针。可是郝威硬要给打，无奈之下隋景江只好跟他来到医务室。隋景江心里琢磨，平日里对我们非打即骂，甚至酷刑折磨从不手软，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呢？打针时隋景江发现药瓶上没有标签，就问狱医：你给我打的是啥药啊？咋没药名呢？狱医恶狠狠的说：你管啥药呢，打坏了我负责！结果不出所料，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四肢发紫、不听使唤，几乎要瘫痪了，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还没等缓过来，第二天副队长来了，不由分说又给打了第二针，第三针在哪儿打的、谁给打的全不记得了。隋景江原本很聪明，他是个电工，而且技术水平很高。可是自从打了这三支不知名的毒针后，整天耷拉着脑袋，头抬不起来，浑身无力、思维与行动迟缓，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几个月后劳教所就把他提前放回家。隋景江回家不久，全身长满了疥疮，皮肤发黑溃烂，是药物中毒的症状。后来他坚持学法炼功，逐渐又恢复了健康。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阿城国保大队、阿城“六一零”、阿城公安局及当地派出所等几个部门联手，出动了三十多个警察，包围了隋景江的家，当着众乡亲的面非法抄了家。一个星期后又把隋景江夫妇绑架到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后，隋景江夫妇双双被非法劳教。妻子被送到哈市万家劳教所迫害，隋景江又一次被绑架到哈市长林子劳教所迫害。隋景江到那里不久，长林子劳教所又给隋景江打了一支不知名的毒针。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彻底崩溃了，他失去了

迫害致死的经过

二零零零年的一天，阿城和平派出所警察把卞福生老人绑架到派出所，逼问还炼不炼了？老人说：我的糖尿病和肺结核都炼好了，咋能不炼呢？炼！就这一个字，直接就把老人送进阿城第一看守所迫害了二十多天。

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卞福生老人和女儿去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近十年的地方一小岭发真相资料，救度那一方众生。结果被小岭派出所警察孙敬斌和王中伟绑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同时还非法抄了家。在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老人几次吐血，经检查发现心脏出现异常，而且牙出血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阿城“六一零”非但不放人，还拼凑材料枉判老人三年徒刑，送哈尔滨新建监狱，由于体检不合格被退回，又被投到阿城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五个月后，狱方欺骗卞福生老人说：领你去体检，结果直接就投到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当老人发现自己被骗时，为时已晚。

那时正是恶党迫害法轮功最猖獗的时候。监狱动用各种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时卞福生老人身体状况极差，全身浮肿，出现严重的心衰及心脏偷停等心脏病重症。就在老人命悬一线的情形下，监狱非但不放人还逼问老人炼不炼了？在高压下老人只好违心的说不炼了。一个人的思想被强奸、灵魂被虐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煎熬着他。即便说不炼了警察也不放过他，把他和杀人犯等刑事犯关在一起。家里送去吃的、用的东西全被在押犯抢去，一点不给他。他吃不好睡不好，每天早四点多钟被逼起床，不让穿鞋，光着脚站在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老人受尽了恶警、恶犯的欺侮。在精神及肉体双重折磨下，老人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放回家。回家后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

卞福生老人膝下有三儿一女，女儿又是老大，不但长的漂亮，而且十分孝顺。人常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多年来女儿替他分担了许多家务，使他能安心工作，后来又一同得法修炼。卞福生老人

疼痛不止。可是交界派出所副所长安丰等中共不法官员还经常抄家、恐吓，扬言再次劳教。在这强大的压力下，常淑华的精神几近崩溃，心脏病复发，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中旬含冤离世，年仅五十四岁。

有口皆碑的好干部卞福生被迫害致死



卞福生老人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先后在玉泉建材厂，小岭钢铁厂、阿城工商局玉泉管理所等十几个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为恶党辛苦一生，到老换来一身的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和肺结核，累一点就吐血，使他痛不欲生。一九九六年就在他自觉生命无望，生不如死时，有缘得到了大法。老人如获至宝，从此一心修炼，时刻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几个月后，一身疾病全无。速度之快，效果之好，令人震惊。从此他的家人及很多亲朋好友也跟着炼起了法轮功。可是好景不长，自九九年七月以来，他一家人相继遭到非法绑架、关押、抄家、洗脑、劳教，判刑等各种迫害。

公认的好人

卞福生老人是个十分善良的人，家里外头口碑特别好。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工作需要经常下乡，冬天有的农村孩子没钱买棉鞋，他就从自己兜里掏钱给孩子买鞋。走在大街上，看见拿着大包袱赶路的人，他就帮拿东西并送上车。一生中这样的好事数不胜数。在家里，他和岳父母一起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的孝敬老人，而且独自赡养二老。凡是了解他的人都说：他的孝心无人可比。他的岳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样的女婿，儿子也比不上，你要是死在我前头，我想你，也得想死。老人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每天比别人去的早，打扫完自己办公室，就打扫厕所，从来没有架子。在任工商局玉泉管理所所长期间，人都说这是个有油水的岗位，可他不贪不沾，每月还把自己二十元的操心费，平均分给下属。就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干部，只因修炼法轮功，却被中共迫害致死。

记忆、精神失常，没事自己就乐，看谁的脸都是紫红色，而且经常出现幻觉，胡言乱语。再后来就彻底疯了，大冬天穿着单衣服在外边跑。

他妻子从劳教所回来后，趁他清醒时与他交流，劝他去医院治疗，可是一提医院他就哆嗦成一团，说啥也不去。隋景江终因不敌这一次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尤其是一次次毒针的迫害，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含冤离世，年仅五十一岁。癌症没有带走他，却被中共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害死了他。

舍利农民桑迎阳的大喜与大悲

桑迎阳，阿城舍利乡人，在舍利砖厂工作。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砖厂工作期间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信任和尊重。一九九九年桑迎阳和千千万万个大法修炼者一样，也遭到了江氏流氓犯罪集团的迫害。他家经常被骚扰和监控，他本人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放弃了修炼。二零零三年桑迎阳得了白血病，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家本不富裕，得了这种病如雪上加霜。无奈只好向亲朋好友借钱看病。家人把桑迎阳送到哈医大二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这种白血病无法彻底治愈，只能通过化疗来维持。每天的费用很高，家里根本承受不起这昂贵的费用。医生告诉他：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好这种病，而且生命维持不了多久，回家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医院建议他放弃治疗。桑迎阳只好回到了家中，痛苦的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建议他恢复修炼，在大法中求得新生。就这样，桑迎阳又重新恢复了学法炼功。几个月后，他的病情有了好转，生命出现了转机，直至完全康复。后来他又回到砖厂协助领导做管理工作。这在恢复炼功前是不可想象的。想起医院下达的生命存活期限早已过去，自己又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他非常激动。经常告诉人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四日，他跟人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真相时被人举报。其实此时他已经被监控了。他的住处时常有陌生人出入，学

法炼功无法保证。一天，舍利乡派出所杭玉勇、大忠子等多名警察开着两辆车，突然闯入桑迎阳的家，非法抄家，抢走他所有的大法书，炼功光盘和磁带。并在厂门口把桑迎阳毒打了一顿，随后把他带到舍利乡派出所，后又带到阿城公安局法制科，欲非法劳教。家人闻讯赶到说明情况，告诉警察，桑迎阳原患有白血病，是炼法轮功才好了，并出示了哈医大二院的诊断书。砖厂的领导也赶到公安局法制科说明桑迎阳的情况，被逼交了一千元保释金，才把桑迎阳要回来。

这次迫害对桑迎阳的打击太大了。由于大法书和炼功带被警察抢走，使他长时间不能学法和炼功。不久意识恍惚，无法正常炼功。他再次出现了白血病症状，牙周多处出血，时常出现昏迷和幻觉。两个月后桑迎阳在极其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年仅四十多岁。

交界常淑华遭酷刑迫害致死



常淑华，女，一九五三年出生，哈尔滨建成分厂退休职工，家住阿城区交界镇。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以来，常淑华因向世人讲真相多次遭非法绑架关押、劳教酷刑迫害，非法罚款达四千多元。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常淑华到交界地区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妇人举报，遭交界派出所所长侯某、副所长赵志华等人绑架。七一一山城派出所所长王景和、副所长刘家俊、警员孙永现把常淑华直接拉到她家，并通知全体派出所人员去抄家。把所有大法书籍、VCD、录音机等物抢走。一边抄家一边把常淑华双手反绑着，将头和脚扣一起窝巴着。一边摁着、打着，一边问还炼不炼了？资料哪儿来的？她就是不说话。约下午四点左右，把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的常淑华扔到警车的后备箱中拉走了。在阿城看守所非法提审时不让她穿鞋、不让穿袜子，她光着脚从监室跌跌撞撞的走到提审室。恶警问她资料哪来的？她不吱声就打她嘴巴子。二零零四年四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送劳教前恶警强迫她照相、按手印，

她都不配合，阿城第二看守所恶警高科长唆使七、八个在押犯厮打、扭胳膊、按脑袋逼她照相，在厮打中常淑华昏了过去。犯人把常淑华抬到监室，她昏迷了三天三宿。在押犯人吓坏了，其中有两人下跪两天为常淑华祷告，集体绝食一天。待她醒来后集体给她买了一顿高监饭。有的哭着说：我们不应该迫害这个法轮功老太太，她是个好人，我们也应该象她这样做，相信法轮大法好！

在阿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半月后，常淑华就被绑架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在哈市公安医院体检把她绑在床上强行抽血时，她突然精神失常，从床上跳下来就走。后来被押送她的司机、高科长和赵科长三个大男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摁倒，强行抽血，在厮打中常淑华又昏迷过去了。在她深度昏迷中，阿城第二看守所高司机、高科长、赵科长轮流扯着常淑华的衣襟楼上楼下捞着她说“看病”。常淑华后背在水泥地上蹭出的血浸红了衣服，惨不忍睹。当时公安医院的大夫见此惨状没有接诊，他们只好回去。把常淑华捞到公安医院的大门口时，常淑华的外裤都捞掉了。随即就把她拽到车里，送回哈市万家劳教所，当时劳教所看她这个状态拒收。后来听劳教所警察说：高科长、赵科长用敲诈法轮功学员的八千元钱贿赂劳教所，才把常淑华送进万家劳教所。（劳教所是要有体力的人做奴工）



刚到万家劳教所就把常淑华关进小号上大挂长达四、五个小时。之后发现她的下巴、耳根、嘴的四周、小腹、手、脚脖子等处都有被电棍电过的黑印，很长时间都没下去。

从那以后常淑华经常呕吐，吃不下饭。就这样管教还逼她出操、跑步，她经常跑着跑着就昏倒了。到万家劳教所三个月，常淑华满头的黑发全白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常淑华回到家中。

经过这几年的残酷迫害，常淑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经常浑身